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十一回 萬人愁霸搶民間女

劉大人座上開言，說：「鐘自鳴，我把你這萬惡的囚徒，因為你圖財害命，為二十兩銀子，弄了兩條人命！地主王六這小子，死之有餘，殺得好，很該殺。但只是富全無故喪命，令人可慘。」大人說罷，又叫：「白氏。」「有，犯婦伺候。」大人說：「你雖然是持刀殺人，應該償命，奈因你夫主無故遭凶，你又被囚徒暗欺，其情可寬。鐘自鳴圖財害命，又助惡行奸，罪加一等，應當副罪。地主王六，無故謀奸良人之婦，又計害人命，死之有餘。」大人判斷已畢，又叫白氏：「暫且回家，等候領屍，埋葬富全的屍首。從今以後，好生緊守閨門。去罷。」白氏叩頭謝恩，出衙回家不表。再說劉大人隨即派了江寧的知縣，帶領兇手初驗屍首，交與白氏領去葬埋。誰知白氏葬埋他夫主之後，也就自盡而亡。劉大人將這件事啟奏乾隆老主。在位明公有到這此處，知道到而今白氏的牌坊現在，書裡表過。

再說劉大人吩咐：「提上元縣的知縣問話。」承差答應，翻身下堂。不多時，把上元縣劉祥提到，當堂行參拜之禮，在一邊站立。劉大人堂上開言，說：「上元縣令。」知縣說：「卑職劉祥伺候。」大人說：「你知罪麼？」劉祥說：「卑職庸愚無才，在老大人台前領罪。」劉大人聞聽微微冷笑，座上開言。

這清官座上開言道：「知縣留神要你聽：既然初任將官做，必須要把百姓疼。常言道，官為父母民為子，豈可貪賊留罵名？再者是，人命關天非小可，屈打成招也忍行？」

若不虧，本府當堂親審問，豈不就，屈死良民李店東！你的德行今何在？怎麼想為官往上升？坑民猶如父殺子，我問你：你養兒女疼不疼？不看你十年窗下苦，立刻摘印要考成！以後為官要勤慎，一秉丹心與主盡忠。本府方才說的話，隨你愛聽不愛聽，再有一遭犯到我的手，管叫你，腦袋瓜子長不成。」知縣聽罷渾身戰，嚇得他站著出了恭。

只聽叭啦一聲響——他鬧了一褲子屎，江寧府堂上臭哄哄。

大人吩咐回衙去，劉知縣，磕了頭連尿帶屎往外蹭。清官上面又吩咐：「快提店家到堂中。」下役答應往外跑，不多時，帶進店家跪流平，不住只把響頭叩：「青天大人在上聽：若不虧，公祖從公細斷此，焉有小人命殘生？民子無可以為報，願大人，位列三台往上升。」忠良開言往下叫：「李有義留神要你聽：與你無罪休害怕，皆因那，上元縣無才你受屈情。從今回家要謹慎，安分守己作經營。」有義當堂將頭叩，千恩萬謝轉回程。劉大人，判斷上元頭一宗，轟動金陵一座城。有義回家不必表，再把那，幹國忠良明一明。

劉大人堂事已畢，吩咐點鼓退堂。下役答應一聲，鼓響一陣，大人退進屏風去了。到了內書房中坐下，張祿獻茶，茶罷擺飯。大人用完，內廝撤去傢伙。不多一時，乘上燈燭，一夜晚景不提。

到了次日早旦清晨，大人起來淨面更衣，茶飯已畢，立刻升堂。閃屏門，進暖閣，升堂位坐下。下役喊堂已畢，兩旁站立。劉大人要斷未結的民情，忽見從角門內慌慌張張走進一人，來至堂前跪在下面，手舉呈詞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民子有屈情冤枉，叩求青天大人與小民做主。」說罷，叩頭在地。劉大人聞聽，吩咐兩邊：「接狀詞上來。」書吏答應，翻身下堂，把那人的狀詞，接來遞與忠良。忠良大人接過，舉目觀看。

清官舉目留神看，字字行行寫得清。上寫著：「小的民人周國棟，家住江寧府正東。村名叫作周家務，離府不過十里零。小人跟前有一女，奶名叫作周月英。今年才交十六歲，還未出嫁在閨門。府西北，有一座王家的鎮，那村中，有我小人一親朋：姓王名叫王自立，是我小人的親岳翁。王家鎮，四月初一香火廟，來接小女周月英。那時節，打發我小舅子人一個，來到周家務我家中。收拾已畢同他去，接去小女周月英。小人的，女兒騎驢頭裡走，後跟我小舅叫王洪。此去路過十里堡，那村中有個惡棍廣行兇：姓徐名字叫徐五，『萬人愁』就是他的名。小的的女兒打他門前過，徐五瞧見不肯容。攔住毛驢硬動手，搶去女兒周月英。王洪嚇得回來跑，來到我家把信通。小人聞聽無其奈，只得在，大人台前把冤鳴。望乞青天與民做主，速拿徐五進衙中。小民無可以為報，願大人，位列三台往上升。」大人看罷狀詞話，腹內暗說「了不成！」

有人說，你這個書說離了。而今我國大清，焉有這樣不法之徒？你淨是撒謊。回明眾位明公的大駕：乾隆五十五年，打南邊拿過一起英雄會。這一會，共十八個人，個個全都有綽號。

為什麼拿他們呢？眾位明公想理：他們所做所為的事情，要是瞧見人家的婦女好，說搶就搶；要瞧見那一家富足，硬去借貸，要是不借，動手就搶。明公想理究情，到而今，我國大清的王法，焉容這般凶徒做惡？所以把他們拿了來，與南邊的百姓除了大害。乾隆爺的聖諭也好，不殺他們，吩咐把他們這十八個人，撥在九門，一個門頭上二個，每人每一面枷號，重一百三十五斤，釘槽木欄。平則門這兩個，一個叫花刀苗四，一個叫立地太歲喬七；宣武門這兩個，一個叫黑虎王貴，一個叫金翅大鵬鳥徐虎。這個徐虎就是萬人愁的當家姪兒，方才周國棟告的就是。書裡交代明白，言歸正傳。

且說劉大人看罷這狀上面的言詞，說：「竟有這樣無法的惡棍！本府要不早除，恐怕此處民受害非淺。」大人想罷，往下開言，說：「周國棟。」「有，小民伺候大人。」大人說：「你暫且回家，將呈詞留下，等三日之後，把徐五傳來，當堂對審對詞，但有一句虛言，管叫你難討公道！」「是。」周國棟叩頭答應，下堂出衙，回家不表。

再說劉大人，才要退堂，忽見打角門以外，又進來了老少三人：一個個是淚眼愁眉，手擎狀詞。來至堂下，一齊跪倒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民等有無限的冤枉，望乞青天與小民做主。」說罷叩頭在地。劉大人一見，吩咐：「接狀上來。」「是。」

這手下的人不敢怠慢，將他們三個人的狀子接過來，遞與大人。

大人拿起觀看清官座上留神看，呈詞上面寫的真。大人看罷多時會，故意的眼望三人把話云：「你們呈詞我看過，告的都是姓徐人。本府的堂前從實講，再把那，惡棍的行為對我云。

但有一言虛假處，立刻當堂打斷筋！」三人見問將頭叩，「大人」連聲尊又尊。這個說：「小的名字叫劉五，離城八里有家門。村名叫作黃池鎮，小人就是那村民。府城北邊十里堡，這村中，有個惡棍特欺人。橫行霸道無人惹，手下豪奴一大群。惡霸名字叫徐五，『萬人愁』外號兒就是此人。瞧見我的房屋好，假契一張，說小的借過他的五百銀」劉五言詞還未盡，那個開言把話雲，說道是：「瞧見小民田地好，硬割在家坑小民。」那個說：「小人因為把租欠，打死我爹叫狗吞。」三人言詞還未盡，這不就，氣壞忠良劉老大人。